

THE FUTURE OF

FEMINISM

女权主义的未来

[英] 西尔维亚·沃尔拜 著
(Sylvia Walby)

李延玲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FUTURE OF

FEMINISM

女权主义的未来

[英] 西尔维亚·沃尔拜 著
(Sylvia Walby)

李延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权主义的未来 / (英) 沃尔拜 (Walby, S.) 著;
李延玲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097 - 7752 - 7

I. ①女… II. ①沃… ②李… III. ①女权运动 -
研究 IV. ①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752 号

女权主义的未来

著 者 / [英] 西尔维亚·沃尔拜

译 者 / 李延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玉敏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吕秋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010)5936719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752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4 - 177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人，是他们的参与才使本书得以完成。我尤其要感谢那些与我探讨过女权主义的组织和个人，包括英国妇女预算小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性别研究专家。

本书是以欧盟框架计划项目（Quing），即分析整个欧盟的性别平等政策为背景的。因此，我要感谢欧盟框架计划项目中对我的观点的形成有所贡献的所有成员。

我要感谢乌拉·贝恩伯格（Ulla Björnberg）、米拉·马克思·费里（Myra Marx Ferree）、阿尼塔·约兰松（Anita Göransson）、海蒂·戈特弗里德（Heidi Gottfried）、卡琳·戈特沙尔（Karin Gottschall）、休·希默尔魏特（Sue Himmelweit）、阿格内斯·胡贝特（Agnes Hubert）、丽兹·凯利（Liz Kelly）、安德里亚·科瑞森（Andrea Krizsún）、艾玛·隆巴多（Ema Lombardo）、芭芭拉·里兹曼（Barbara Ris-



man)、安德鲁·赛耶 (Andrew Sayer)、凯伦·夏尔 (Karen Shire)、克莱尔·肖特 (Clare Short)、索菲娅·斯锐德 (Sofia Strid)、玛丽亚·瓦斯莱多 (Myria Vassiliadou)、詹妮特·维奇 (Janet Veitch) 和琳达·伍德赫德 (Linda Woodhead) 等人，他们在我的观点的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与我进行了讨论。我尤其要感谢乔·阿姆斯特朗 (Jo Armstrong)、苏·派纳 (Sue Penna)、约翰·厄里 (John Urry) 和米可·沃伦 (Mieke Verloo)，他们为本书撰写了有助于读者阅读的详细注释。

最后，我还要感谢政体出版社的全体人员，尤其是乔纳森·斯可瑞泰 (Jonathan Skerrett) 和玛鲁娜·特库森 (Manuela Tecusan) 编辑，感谢他们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支持。

目 录

CONTENTS



致 谢	001
-----------	-----

第一章 引言	001
--------------	-----

为什么有人认为女权主义时代已经终结?	002
--------------------------	-----

仍旧存在且充满活力的女权主义	003
----------------------	-----

何为女权主义	004
--------------	-----

女权主义——全球性、跨国性还是国家性?	008
---------------------------	-----

运动、政府项目和社会形态	010
--------------------	-----

性别体制	012
------------	-----

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012
--------------------	-----

女权主义的历史浪潮	013
-----------------	-----

女权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014
------------------	-----

与权力机构的联系：性别主流化	015
----------------------	-----

与交叉项目的联系	016
----------------	-----

新自由主义和未来	018
----------------	-----



本书内容简介	019
第二章 女权主义的对抗运动	022
引 言	022
抵制运动	023
对母性女权主义成就的攻击	026
多样性而非平等性	027
后女权主义?	030
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转向	033
女权主义时代已经终结?	038
结 论	040
第三章 女权主义要做什么?	042
引 言	042
谁来定义女权主义的目标?	043
经济领域中的女权主义	051
政 治	062
暴 力	065
市民社会	073
性别平等愿景中的紧张关系	079
结 论	081

第四章 女权主义组织的新形式	084
引 言	084
女权主义的浪潮	085
“第二波女权主义”：基层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087
女权主义的制度化及与国家的联合	089
国家内部的女权主义	093
联盟和联系网而非身份政治	098
论证和认知共同体	100
跨国女权主义和全球女权主义	102
对女权主义形式变化的解释	108
社会结构变化	108
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	110
政治机会结构	111
框架化	115
全球化	119
结 论	124
第五章 性别主流化	126
引 言	126
“性别平等”与“主流”	128
性别平等的争议性视角以及通向性别平等的路径	133



多样化的不平等	140
“专业知识”还是“民主化”？	143
全球化与性别主流化	151
结 论	155
第六章 女权主义环境的变化	157
引 言	157
运动的环境	158
性别体制	159
资本主义	166
阶级和性别不平等中的变化	169
阶级体制与性别体制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与社会 民主主义形式	171
全球化	180
金融危机	182
环境危机	185
结 论	191
第七章 女权主义与其他运动的交叉	193
引 言	193
交叉性的运动：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194

女权主义与环保主义	198
女权主义与人权	202
女权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210
人权与社会民主主义能否被调和?	213
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人权、经济增长与环境 可持续性的综合	218
结 论	226
第八章 女权主义的未来	227
良好的开端和未来的重大挑战	227
女权主义的主流化：和谐融合而又保留特色	230
女权主义的全球化：地方性、国家性和跨国性	232
女权主义与其他运动的交叉	233
性别体制的变化	238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支持者——职业女性的 出现	240
不利的环境	243
霸主与转折点	245
女权主义未来发展的趋势	247
参考文献	251
索 引	286

引言

女权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当今也不是后女权主义时代。尽管有人宣称女权主义已经消亡，社会上依然存在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女权主义仍旧充满活力，仍是一项十分成功的运动。女权主义在今天是以一种强有力的新形式存在的，因而有时令人难以识别。

女权主义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挑战。如今人们把女权主义运动的成功与权力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性别平等政策逐渐成为政府的主流政策，女权主义运动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女权主义运动的成功把它与其他运动融合在一起，使人们难以决定哪项运动应该处于优先位置。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日益加深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以及去民主化和环境危机共同成为女权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决定了女权主义的未来。应对这些挑战的措施有很多，而应对措施的选择也影响着女权主义、性



别关系和整个社会。

为什么有人认为女权主义时代已经终结？

曾经有很多人宣称女权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生活在女权主义的“余波”之中（McRobbie, 2008），现在是“后女权主义”的时代（Tasker and Negra, 2007），女权主义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同化（Bumiller, 2008；Eisenstein, 2009；Fraser, 2009），或者宣称女权主义运动现在处于“停滞”状态，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勉强存在（Taylor, 1989；Bagguley, 2002；Grey and Sawyer, 2008）。

关于女权主义时代终结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¹认为，女权主义终将会被那些反对、讽刺、歪曲和嘲笑它的“抵制运动”所打败（Faludi, 1991, 1992）；也有人认为，女权主义最终会消逝，它将在新的后父权时代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它最终会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女权主义最终会被新的性别运动取代，如“少女权力”运动和新兴的低俗文化（McRobbie, 2008）。而且这些替代性的与性别有关的运动都被贴上“后女权主义”的标签（Tasker and Negra, 2007）。对“女权主义可能已经消亡”的解释有多种，包括恶意的抵制运动及其与后女权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融合。

仍旧存在且充满活力的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相反，它仍旧存在且充满活力。当今社会上存在许多旨在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运动。性别平等运动与经济、政治、暴力等相关，并延伸到整个市民社会。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这些运动以多种形式存在。女权主义可以是地区性的，也可以是国家性的；可以是欧洲的，也可以是国际性的，并且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然而，女权主义的显性表现已不如以前那样明显。一方面是因为，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运动不再常常将自己标榜为“女权主义”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女权主义的存在形式已经变得令人难以识别。当与其他社会力量结成同盟或联盟时，性别平等运动就很难将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运动。相反，它们会采用一个与平等、公正和权利相关的、更广义的术语，当然它们不会使用已经被人们批判过的或贬斥性的词语。女权主义已经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不再是传统形式的社会运动，而是通过制度化进入市民社会和国家之中。那些已经习惯将女权主义仅看做“明显的抗议活动”的人，已很难辨别这些新的制度化的女权主义运动了。



何为女权主义

关于女权主义的定义有不同说法，其中包括，个人、群体或运动将自身定义为“女权主义”的自我定义法，把“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等同于女权主义，以及把“促进妇女的权益”等同于女权主义。

“自我定义法”可能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如果某人或某项运动自诩其从事的是女权运动，那么这就是女权主义性质的。由于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与第二波女权运动初期的传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方法还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女权主义”一词是具有争议性的——甚至还具有贬斥性。“女权主义”代表着某些极为特别的意思，并附带一些很多人想要设法避免的意义。它具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男人们极力回避的女同性恋主义的内涵。狭义化这一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怀有敌意的反抗。在这些反抗活动中，女权主义遭到各种媒体的讽刺和嘲笑，而且这种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了，如激进女权主义一词一直被扯到女权主义这层意义上。

“女权主义”这一带有贬斥性的术语也曾发挥过它的作用。它曾导致下文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某人宣称“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这里的“但是”后面紧跟的

内容通常被认为是对女权主义目标的支持，如同同工同酬和消除男性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通过不使用“带有‘女权’字眼的词语”（Redfern and Aune, 2010）来表示“女权主义”的术语，这些术语包括“性别平等”“平等”“机会均等”和“多样化”等。就女权主义而言，还存在如何进一步对反性别歧视的男性进行定位的问题。即使这些男性为女权主义的目标和运动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我们也仍然不确定他们是否可以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至少因为性别原因，男性通常不会遭遇不平等的经历。

另外，也有人将追求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的个人和运动定义为女权主义，这种定义法无须自我定义也无须具有直接的性别不平等的经历。虽然许多个人和运动都宣称他们寻求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但他们通常不使用“女权主义”的称谓。一些女权主义者不喜欢这个词语的内涵，却往往很积极地支持女权主义的目标。例如，这种定义方法会把那些确实支持女权主义的目标，但又声称“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的女性也包括在其中。还有一些男性也积极地支持把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作为目标，但是他们不愿意采用“女权主义”这一术语。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表明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受害者身份。这种较广义的定义会把这些男性也包括在内。有很多组织和运动致力于减少



3 各种不平等现象，在其中的某些运动中，女权主义和减少性别不平等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主要的部分。我们会经常见到，一些既从事女权主义运动又从事其他正义性活动的组织并不将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的现象。当代人们的分析和实践，促进了交叉性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见第七章）。这样的联盟或同盟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即使有女权主义的目标，该项活动也可能不会被称为女权主义运动。从事交叉项目的联盟经常使用女权主义以外的术语，例如“性别平等”，甚至是简单的“平等”一词。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虽然一些工会致力于实现同工同酬、更好的晋升机会、更少的骚扰和更好的工作时间管理（如通过产假、陪产假和育婴假来实现），但是女权主义并不是其主要目标。工会可以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但是如果工会将其作为自己工作内容的重要部分，那么这一较广义的定义也将包括这些工会。因此，第二种方法仍然需要定义性别不平等，而且这是一种过程本身就具有多重冲突性的方法。

与“促进妇女的权益”这一延伸目标相比，“减少性别不平等”是一个更加狭义的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很多妇女组织的目标不是“减少性别不平等”，而是“促进妇女的权益”。在任何有关女性主义的实证研究中，这些机构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拥有众多的成员。第二种较为广义的定义，在南半球使用得尤其多。虽然北半球

的一些国家联盟、国际联盟和“伞形集团”中包括某些追求女性利益的妇女组织，但是它们的关注点不是减少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在家庭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通常是致使妇女组织之间存在区别的潜在原因。某些形式的女权主义认为，把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让其进入公共领域、获取更好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成为政治代表的机会，就是它们的一个目标。其他促进女性利益的政策把保护和改善妇女在家庭中——尤其是照顾家庭的工作中——的地位，视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有些人会将其列为女权主义的目标，而有些人则不会。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该目标置于女权主义目标之外，因为该目标虽然旨在改善女性的地位，但是它还具有一种巩固现有的性别差异的倾向，而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不平等性（Young, 1990; Brown, 1995）。另一方面，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将其列入女权主义的目标之中。其一，将“不同贡献、相等价值”或“应提升照顾家庭的工作价值”的观念包含在“平等”概念之中，并将其视为母性女权主义政策的一部分（Koven and Michel, 1990）。其二，将该目标视为改善妇女生活状况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这块垫脚石最终很可能会迎来性别平等——换言之，可以将其视为“转型”策略的开端（Fraser, 1997; Rees, 1998）。例如，若将其视为福利国家发展的开端，最终会使劳动的性别分工大范围地发生变化（Bock and Thane, 1991; Skocpol, 1995）。这种或其他形式